

青未了

随笔 星期三
A21-A24
2014.8.20



【名家背影】

知侠 知侠 ——红楼往事

□左建明

在我印象中，许多省市文联作协都曾盘踞过一座旧式小楼，比如辽宁作协在大帅府、上海作协在巨鹿路、青岛文联在信号山等等。可见文艺家当年虽然经常挨板子却也是挺吃香的。

山东文联和作协原在济南经六路117号，一座四层的砖红色办公楼，而办公楼后面，还有一座别墅式的二层小红楼，一楼住过苗得雨，二楼住过刘知侠。1988年我调作协时，他们都已搬走。知侠被省委安排到青岛政协颐养天年去了，但房子还由他儿子住着。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可以说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作者刘知侠也充满传奇色彩。听说他兜里总是揣着两包烟，一包琥珀、一包泉城，见人先递贵的，自己再摸差的。不是缺钱——他的版税在“文革”前应是天文数字了。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80年春天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身体魁伟、面色黑红。他主持会议，彬彬有礼地请刚从北京回来的宋遂良先生介绍茅奖初评情况。谁知宋先生是个思想解放者，讲着讲着就开始离经叛道侃侃而谈。我看到知侠的头渐渐膨大起来，呼吸也开始急促，他翕动着鼻翼，忍着、忍着，终于忍不住，伸手将宋先生面前的麦克风夺过去说，你就介绍到这里吧！在座的人无不哑然错愕却又忍俊不禁。老八路嘛，就是这本色。

这一年年底，他到空军一所青年作家读书班讲课。他披着棉袄，站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时而挥动两臂，时而侧转身体，大讲雨果《九三年》中那尊失控的在甲板上横冲直撞的青铜大炮。“大手笔！大手笔！雨果才是大手笔呀！”

他居然热衷于雨果，真是让人另眼相看。

既然知侠已经调到青岛政协，按说我跟他不会打什么交道了，然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并附有他在青岛封阳台的发票，也就几百块钱。那时候，我兼着秘书长、分管行政，其中最讨厌的是财务，要签字。你想想，人家站在旁边，你怎么可以坐在那儿把那一沓发票审来审去？这不能报、那不能报？你这不是侮辱人吗？所以，但凡来签字的，我看都不看，拿笔就签。这是有点扯淡，让作家管行政，就好比找个野兔子看家。

我不假思索就在知侠的发票上签上字，并且亲自拿到财务室交给会计。不料会计接过去一看，竟然说，冯主席交代了，这个不能给他报！这会计不是吃错药了吧？可我又不能跟她叫板理论，于是回头就去找老冯。老冯是谁？一提《苦菜花》你就知道了，冯德英。我十几岁就读他的书，平常都管他叫老师的，但现在是工作，顾不得那些了，见面就是一阵狂轰滥炸。“你直接管会计了？”“我签字不好使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信，明明是你亲口答应的！”“从现在开始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可以说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作者刘知侠也充满传奇色彩。听说他兜里总是揣着两包烟，一包琥珀、一包泉城，见人先递贵的，自己再摸差的。不是缺钱——他的版税在“文革”前应是天文数字了。



我不再签字了，你愿找谁找谁！”老冯被打蒙了，坐在椅子上嘟哝：“这个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却又跟我说，“你再签半年吧。”我说，“不行。从现在开始，不签了！”我知道这件事必有老冯未及言明的曲折和背景，并非跟我使绊子，但我好容易逮住这个茬口，终于就此卸下了签字这驴套子。

其实，老冯在打那座小红楼的主意。他要知侠动员他儿子搬出小红楼，让我和王润滋去住。我和润滋从外地调济，起先住在一个学校招待所，老冯嫌条件太差，后来给弄到南郊宾馆，一住几个月，花钱多，影响也不好。大约是老冯考虑我们不便跟知侠要房，背后便亲自唱起了黑脸。1988年秋，很热的一天，我看知侠满头大汗坐在西传达门口一个马扎上，他是专程从青岛赶来监督儿子搬家的。他板着脸，凛然挥动着大蒲扇，盯着儿子从楼上将简陋的家具一件件搬到临街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平房。我跟他打过招呼，心里愧愧的。我们连一顿饭也没请他吃呢。

我们在那座小红楼住了不到一年。润滋执意回他的威海卫去了，老冯让我把家属接来，就住小红楼，我一口回绝，那不是我住的地方。后来，小楼做了文讲所的办公室。现在看，那座小红楼若能物归原主成为两位作家、诗人的旧居纪念地最好。如今是个书画家都有这馆那馆的，泉城就不能给现当代文学一个立锥之地？

1991年，青岛笔会，我又见到知侠。我们一起去田横岛，他体壮如牛呢！他和老伴设家宴招待一帮青年作家。我抽身来到阳台上，想想签字那档子烂事，自己确实有点犯浑，心里不禁泛过一丝苦笑。我当初竟没给他回话，也不知后来给没给他报销，但他从未问过我。

半月之后，我竟不得不再次赶往青岛，这次是来跟知侠告别的。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知侠是在政协会上出事的。戈尔巴乔夫让苏共一夜垮台，苏联解体。他在座谈会上痛心疾首慷慨陈词，不幸突发脑溢血。他像铁道上的一列轰鸣的机车突然掉轨，而后訇然倒地。

知侠啊知侠！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窥海斋】

暑假。乡村，八月。晴空朗日，白云悠悠。午睡起来，我不在房前屋后转悠了，决定翻过南岭，到山梁的那边看看。走过小镇的镇中心，跨过一条小河，穿过一片间有红松的落叶松林，爬过山梁间最低的凹口，便是山梁的那边了。草坪般悠长而宽阔的下坡路，两侧是郁郁葱葱的阔叶林，颇有沧桑感的柞树、榆树，风华正茂的桦树、枫树，不再婀娜多姿而风韵犹存的柳树，俨然睥睨群雄却资历最浅的杨树……

山梁的那边

□林少华

我喜欢看树，在自、潇洒、蓬勃，真想抱住不放。也喜欢看花。有人说年老看树，年少看花。而我都看，都喜欢，不知是年老还是年少——年老年少之间的彷徨者，或者莫如说年老心少、心少年老。说法无所谓。

路旁果然有花，野花。一枝枝细密的无数白色小花，井然有序地塑出硕大的圆球，悬在黄褐色石崖边上，恰如白色的节日礼花在空中绽开，看得我心花怒放。城里花店卖的“满天星”，就是其分枝不成？不过，气势与生机决然无法相比。山脚一方洼地蹿出好多鼠尾草，紫色的长穗，一丛丛一簇簇，近看摇曳生姿，远看紫云迤逦，仿佛勿忘我或前几年在日本北海道看过的薰衣草。最多的是雏菊，或零星散落在蒿草之中，或成片相聚在田头之上，雀舌般的花瓣整齐地围在宛如金色图钉的花蕊周围，白里透蓝，或蓝中泛白，又略带一点点紫色，不起眼，不显眼，但你看它，它便绝不含糊地出现在那里，朝你静静漾出若有若无的甜美的笑意，让你过目难忘——世间竟有这样的存在和存在感！这不时让我记起初中班上一个女生，一个初一女孩，雏菊女孩……

我翻过的这道南岭和远处另一道南岭之间铺展开去的，全是玉米田，全是。没有我当年在乡下务农时的高粱大豆谷子，清一色玉米。玉米秧顶端正在抽穗，四下纷披，播洒花粉，花粉落在玉米秧腰间玉米棒无数发丝般的红缨上。每条“发丝”都应连着一颗玉米粒胚胎，倘花粉正好落于“发丝”，胚胎即发育成玉米粒，否则就“夭折”了。而实际上绝大部分玉米棒都嵌满了珍珠般的玉米粒，多神奇啊！我一边看着想着感叹着，一边从白杨相拥的村路拐去玉米田间的小路。玉米阵列，玉米仪仗队，玉米组成的秦兵马俑，整肃、雄壮、阳刚、不可一世。好在偶有紫色的眉豆花攀援其间，我得以舒了口气。

迈过一条水清见底的沙石小溪，前方玉米田闪出几座疏落的房脊，于是顺小路朝那里走去。人家的确不多。若把村子南面的山移去北面，那么像极了我以前住过的那座叫小北沟的小山村。村口有一只老母鸡领着七八只毛茸茸的小鸡觅食。老母鸡咕咕咕前边叫着，小鸡后边跟着，很快钻进篱笆下开得正艳的类似万寿菊的一片黄色菊丛，又很快窜到山墙拐角几株浅红色的凤仙花下，倦倦、温馨、平和、寂寥。庄稼和蒿草特有的清香中夹杂着一丝干牛粪味儿。久违了，我狠狠吸了一口，吸入肺腑，往日的记忆带着质感复苏过来。不错，若把砖瓦房换成茅草土坯房，分明就是那个小山村。

我很想翻过这座山村前面的山梁，很想很想。我知道，过了那道山梁，应该就是加工河公社（现在不可能再叫公社了）。我所在的初一·二班的班长叶茹同学来自那里。女班长，年龄偏大，身材丰满，中天满月般的脸庞，稳重，矜持，平时不大说话，而一旦作为班长站起说话，便滔滔不绝而又适可而止，具有奇妙的说服力和震慑力，再调皮的男生也不能不安静下来。“文革”开始后有大字报说班主任老师和她有“作风”问题。她肯定受到了伤害。对于一个少女，那绝非一般伤害。那是初一期末即1966年7月的事，此后愈发动荡，她再未出现。唯一听得的消息，是我上大学那年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陈春茹，我的同桌女生陈春茹也来自那道山梁的那边。数学真好，我还在套公式步步演算的时候，她的得数早已出来了——省略过程，直奔终点，非天才而何？“文革”开始后迄今无消息，不知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或已成为嫁来这座山村的某位阿婆亦未可知。还有，雏菊女孩也来自那里。当我后来听说她和一个当上公社（乡）小干部的同班男生结婚的时候，胸口明显划过莫可喻言的痛楚，悄然找出全班合影看她看了许久。我这才知道，那可能是类似单相思初恋的情感……

但我最终没有翻过山梁。四十八年了，即使相见，又能说什么呢？命运！玉米穗的花粉不巧没有落在属于她们的玉米缨“发丝”上——可我能这样说给她们吗？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